

现代有限战争 的理论与战略

安田 著

●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现代有限战争理论与战略

安 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6开本8 $\frac{1}{9}$ 印张153 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065-0035-3/E·21

统一书号: 5185·149 定价: 2.10元

编者献辞

人类跨越新世纪的“门槛”，已经是弹指间的事情了。

当我们书写本世纪的辉煌历史的时候，不会忘记那发生在上半叶的两次浩劫。战后数十年间，人类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杀伤破坏能力，以至于仅仅现存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整个人类自身。

人们多么希望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然而，美好的愿望终究不能根除那些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基因”。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也可能被恶魔用来更残酷、更巧妙地屠杀生灵。和平？战争？不管有多少人选择前者，后者的威胁恐怕在下个世纪是很难消失的，只不过会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魔力改变其形态。

国家安危，在我们致力于加速经济建设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虑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思考与探索之中，经过众多的关心国防事业的同志共同努力，萌生了这套《国防与未来》丛书。

它面对现实，更放眼未来二三十年间世界局势的变迁和战争的演变。

它着重反映从战略层次对现代军事和现代国防进行理论探讨的学术成果。

它倡导开拓精神，务求奉献给读者的是具有新论点、新观念的著作。

它追求的不只是传播知识，更渴望引起读者思索，能在读者心中撞击出创新的火花。

它之所论，纯属作者个人见解，文责自负，欢迎读者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争鸣，以期造成一个充满民主和谐气氛的学术环境。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真理是自身的尺度。它的教导是——要追求真理，要信赖真理，这是人性中的最高品德。”当丛书的作者们在进行艰辛的研究和写作时，当严肃的读者们在捧书思索时，不就是在“追求真理”、“信赖真理”么？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这种“最高品德”啊！

让我们沿着探索真理的道路走向新世纪！

《国防与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新暴力论	(1)
第一节 关于战争与暴力的若干传统 观点.....	(1)
第二节 新暴力论的时代性和客观性	(11)
第二章 西方有限战争理论	(22)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2)
第二节 西方有限战争理论的发展.....	(25)
第三节 西方有限战争理论的主要原则	(40)
第三章 苏联如何看待有限战争	(58)
第一节 苏联战略思想的发展.....	(58)
第二节 苏联对西方有限战争理论的 批判.....	(66)
第三节 转向有限战争的趋势.....	(73)
第四章 现代有限战争的社会历史条件	(82)

第一节	社会经济条件的形成	(83)
第二节	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与 有限战争	(99)
第五章	世界军事格局与战争有限化	(109)
第一节	人民战争的威慑	(109)
第二节	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	(114)
第三节	同盟化对战争的制约	(122)
第四节	核威慑	(136)
第五节	国际法的效力	(144)
第六章	新型战争	(154)
第一节	战争目的	(155)
第二节	战争范围	(162)
第三节	战争强度	(172)
第四节	战争与谈判	(184)
第七章	有限战争的类型与特点	(191)
第一节	局部战争	(191)
第二节	对等有限战争与非对等 有限战争	(200)
第三节	常规有限战争	(207)
第四节	边界战争	(211)
第五节	干预者国际战争和代理人 战争	(215)

第六节	破袭战争	(222)
第八章	有限战争战略问题	(234)
第一节	威慑	(235)
第二节	有限战争与国家战略	(246)
第三节	战略目的	(252)
第四节	确定战争方案的几个问题	(259)
第五节	有限战争的控制	(268)
第六节	结束战争	(274)
第九章	有限战争与国家防务	(285)
第一节	有限战争的威胁	(285)
第二节	国防目标与有效的防务	(289)
第三节	实力、结构、现代化与有效的 防务	(297)

第一章 新暴力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虽然始终存在，却迟迟未能触发大战。乐观地展望未来，人类有希望在本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避免新的全球性战争的浩劫。

战后，在人类战争历史的舞台上，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有限战争的兴起。传统的战争观念正面临新的挑战，军事理论的变革将不可避免。

第一节 关于战争与暴力的若干传统观点

暴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军事理论最基本的研究范畴。以往的军事理论家在这方面花费过大量心血。为了划清新暴力论与传统见解的界限，不能不首先对有关战争与暴力的若干传统观点作一

简要的回顾与剖析。

一、战争本质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私有财产并分化为阶级以后就有了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按性质可以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军事院校乃至中学的教科书都这么写着。

按上述定义来理解战争是必要的，但很不够。因为上述定义只概括了战争的起源和它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回答战争自身的本质是什么。其次，战争可以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可以不是最高形式，但它始终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或者说工具。战争，无论是正义的或是非正义的，无论是在国家间、阶级间、民族间或者政治集团间进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并与政治斗争相区别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军事学术研究的对象。

从纯军事学角度研究，战争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暴力的对抗”。任何战争都是运用暴力，而且不是单方面的诉诸暴力。“暴力的对抗”受制于宏观历史条件，因此，它所包含的一些基本规律和规则具有非常稳定的性质，这是使战争的历史经验受到

高度重视，其中相当部分还能世代相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如果“暴力的对抗”规律或规则出现较大演变，就将在军事领域引起大变革，首当其冲的是军事学术的变革。这种变革通常是异常深刻的，很有可能构成战争迈向新的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暴力论以“暴力的对抗”为研究对象，着力揭示暴力的构成、性质、作用和对抗的最一般规律或规则，理应作为基础理论在军事学术体系中占据应有的重要地位。军事学术忽视研究暴力，就象经济学拒不研究商品一样，显然是不合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名著中，直接以“暴力论”为题研究战争哲学，创立了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先哲们的努力并没有使已知的暴力论成为终极真理或者神圣教条，暴力论仍须紧随社会历史条件的演变和战争史的进步继续向前发展。

二、暴力的对抗规律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冲突中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交战双方都向对方施加暴力，通过消灭、损伤和掳获敌军，或危及破坏对方赖以生存的条件，向对方强加自己的意志，剥夺它的权益，维护或扩张自己的利益。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方，由于掌

握着对方的存亡大权，获得了支配地位，可以强制地要求战败者贯彻自己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可以被视为解决社会或国家冲突的最后办法。战争总是起源于国家、民族、阶级或集团间重大利益的冲突，战争的结局又可能直接决定冲突双方的兴衰存亡，因此，一般地说，“暴力的对抗”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对抗法则。

以暴力相对抗的任何一方，都被迫面临这样的选择：不是胜利就是失败，不是消灭敌军就是被敌军消灭。为了争取胜利或者说避免自己被消灭，交战双方都力图把对方置于死地，这样就会使暴力的对抗自发地趋向极端，这就是战争的“打到底”法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人类社会历史中几乎所有的战争都被这一法则所支配，迫使交战双方拼命厮杀。政治家们把战争视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其根据可能就在这里。战争一旦发动起来为政治斗争服务，就不再受政治斗争的驾驭，反而决定政治斗争的结局，至少从普遍现象上看是这样的。

处于对抗状态中的暴力不受任何限制，早已是军事理论上人所共知的公理，仿佛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我们设想要对战争施加某种限制，马上就会遇

到一大堆棘手的理论难题。这种设想无异于向传统的暴力论挑战。首先，“战争可以限制”的论点是与把战争视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公理相悖的。如果战争可以被限制，它就不可能是政治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因为只有当政治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才需要由诉诸暴力来裁决胜负。其次，依靠什么力量来限制战争呢？暴力是最高的强制力量，是决定存亡的强制力量，很难设想出可以依靠一种超越暴力的强制力量来约束战争，改变它在对抗中自发产生的极端化趋向。再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战争施加限制，迫使它在宏观上改变你死我活的性质，服从某种有所克制的相互残杀规则，也是一个难题。“新暴力论”如果不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就永无立身之地。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意味着战争基本规律已经发生的演变在军事理论上得到了确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的大多数国际战争，都是遵循某种限制规则进行的。例如，1986年3月和4月，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与利比亚军队，在锡德拉湾和利比亚领空，发生了两次短促而又激烈的交战。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在交战中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克制，使战事很快平息下来。如果否

认可以限制对抗的暴力，就很难解释上述战争现象。不能合理解释现实战争现象的军事理论，还有多少存在下去的价值呢？

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决定诉诸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矛盾，总要有两个基本前提：这场战争不会使交战双方必然的同归于尽，并且要向己方提供打总比不打好的条件或希望，谁也不会下决心打一场注定要使自己得不偿失或遭到灭亡的战争。对立的双方无论多么仇视，自己的生存利益总是高于一切的。如果自己的生存要以允许对方也生存下去为条件的话，那么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交战双方也都会被迫对暴力的运用施加某种限制。问题在于，人类历史必须提供一种在生存条件上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能够迫使各个层次的政治实体特别是国家接受和适应新的战争规则，放弃在军事上走极端的战略，学会有节制地使用暴力的艺术。

当前，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自己的手段，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更加成熟，使“强权政治”不断贬值。但是，要在人类社会根除战争，实现永久和平，还是遥远的目标。在这种国际条件下，国家要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就必须学会控制

战争。这种控制也许正是推动全面战争走向衰落的起点，并且不可逆转地要孕育出新的军事理论。

三、克劳塞维茨的暴力论

十九世纪普鲁士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作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战争是一种暴力行动，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这是《战争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暴力论，就是无限制暴力论。

在《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写道，“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不顾一切、不惜流血牺牲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他认为，战争之所以必然向极端发展，是由下面三种相互作用推动的：

其一，“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

是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

其二，“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

其三，“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

克劳塞维茨虽然强调战争向极端发展的趋势是“暴力的对抗”所产生的必然规律，但同时也正确地指出，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或达到其强度的极点，因为还存在着一些缓和因素。他认为：

“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人都是不完善

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国家的战争“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

“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说，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又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这种缓和并不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的。

“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此外，克劳塞维茨还承认“内在牵制力量”具有限制战争的作用。他认为“内在牵制力量”由三

个要素构成。一是，由于“人本性上的怯懦和优柔寡断”，害怕危险和责任，成为战争向极端发展的阻力。二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而交战者又总是倾向于等待更有利的时机，这又会限制战争向极端发展的趋势。三是，“防御比较强而有力”，大家趋向追求防御地位，也限制了战争向极端的发展。

克劳塞维茨也谈到了国际法和文明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但他断言“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至于战争所受到的“自然限制”，克劳塞维茨则仅仅是从交战者根据双方力量对比来选择战争目标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要知道，这并非“限制”的实质。

总之，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限制与缓和的论述是粗浅的，只不过是對他所作的“战争不受任何限制”这一结论的理论补充。他不想限制战争而且反对限制战争，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属于他的那个军事时代并没有提出限制战争的要求，而他所服务的那些帝国无一不希望从强化战争中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毕竟模糊地意识到了限制战争的某些可能性。